



“经济的社会形态”论
—— “‘读懂’马克思”专题研究系列

论文集

杨木 © 著



Jingji De Shehui Xingtai 'Lun
Du Dong Makesi Zhuanti Yanjiu Xilie Lunwenji



甘肃人民出版社

杨木 © 著

“经济的社会形态”论

——“‘读懂’马克思”专题研究系列

论文集

‘Jingji De Shehui Xingtai’ Lun

Du Dong Makesi Zhuanti Yanjiu Xilie Lunwenji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经济的社会形态”论：“‘读懂’马克思”专题
研究系列论文集 / 杨木著. —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226-05150-4

I. ①经… II. ①杨… III. ①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
学—研究 IV. ①A81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3394号

出版人：王永生
责任编辑：肖林霞
封面设计：雷们起

“经济的社会形态”论——“‘读懂’马克思”专题研究系列论文集

杨木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1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 27.75 插页 2 字数 485千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 978-7-226-05150-4 定价：68.00元

前 言

作者写有《“经济的社会形态”论——中国古代社会再研究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书稿，十八章，250万字。为2009年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补助项目，目录载《赵俪生先生纪念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90—110页；《〈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的启蒙——吾师赵俪生先生周年祭》附后的110—116页。其《导论：“读懂”马克思——马克思原著文本新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研究的变法》，为《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与人的发展理论释读》，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的上篇，即《“经济的社会形态”论》一书“导论”的初稿。

“‘读懂’马克思”作为专题研究论文的再稿，缘起2010年初接全国社科办为《“经济的社会形态”论》申请后期补助来函，告知因篇幅大、字数多，经专家始读讫，资助金额10万元，但出版个人著作字数不能超长，建议将导论与上篇内容合并，以专题研究系列论文成集，主要是我效吾师谨堂赵俪生先生晚年“论要”《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20年的学术巅峰之作的《〈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写作了《〈“经济的社会形态”论〉论要》的“‘读懂’马克思”专题系列研究论文11篇，按先师所示“从论出发”，要义是对苏俄所谓“五种‘社会形态’”教条史观祛魅，恢复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社会形态”的原著文本的论述，对中国社会历史研究变法。

“‘读懂’马克思”专题系列研究论文11篇的前4篇，已于2010—2012年在刊物上发表，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A1《马克思列宁主义》月刊转载和“索引”，又收入《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者文库·杨木集》中出版。但该文库只“收录”“公开发表的论文”，遂有集中出书之举，虽书生运穷，但学术“乃我曹之性命”之谓也。

目 录

CONTENTS

“‘读懂’马克思”专题研究前期论文

- 马克思“社会形态”术语、概念和对“经济的社会形态”舛释辩讹与“社会经济形态”辩证 3
- “五种‘社会形态’”说对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误读 11

“‘读懂’马克思”专题研究系列论文

“读懂”马克思

- 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说有违马克思原著文本新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的论述 27

“读懂”马克思

- 马克思“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范畴 40

“读懂”马克思

- “五种‘社会形态’”说对马克思“社会”、“经济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形态”范畴的混淆 52

“读懂”马克思

- 马克思“社会形态”术语和范畴的提出及其逻辑范畴的形成 63

“读懂”马克思

- 马克思的“人的发展”视阈三“形式-阶段”论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否定之否定”三大“社会形态”的逻辑范畴 80

“读懂”马克思

- 马克思原著文本中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处不同否定之否定的论述和逻辑范畴 102

“读懂”马克思

——马克思新唯物史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否定之否定的“三大‘社会形态’”论 126

“读懂”马克思

——马克思原著文本中对“奴隶制”“农奴制”的併论 204

“读懂”马克思

——所谓“五种‘社会形态’”“普适公式”是对马克思的西欧私有“社会形态”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论述舛释的硬套 235

“读懂”马克思

——马克思论“家长制家庭公社”及恩格斯的续论 249

“读懂”马克思

——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论述 300

“读懂”马克思

——马克思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和“亚细亚社会” 311

附 录

《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的启蒙

——吾师赵俪生先生周年祭 333

槿堂门下牛马走

——纪念吾师赵俪生先生百年诞暨十年祭 396

后语 440

“‘读懂’马克思”专题研究前期论文

马克思“社会形态”术语、概念和对“经济的社会形态” 舛释辩讹与“社会经济形态”辨正

(一)

马克思最早使用“社会形态”一词,是在1851年12月中旬—1852年3月25日的德文原著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七个数字标题的“一”的开篇第三个自然段中:

“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①

在后文中,又单独出现了“形态”一词:

“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②

在马克思的《1850—1853年伦敦笔记》编号I-XXIV的24个笔记本^③中,对英国农业化学家J.F.W.约翰斯顿《农业化学和地质学讲义》的标志着不同岩层间区划的“层系构造”即“形态”(“formation”)用语和概念做了摘录。马克思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正值此期间,尔后,马克思在1858年5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的最后部分,便明确地使用了由地质学的“形态”引申而来的“社会形态”这一严格规范的术语和概念。而在这部《资本论》手稿的1857年的前半部分仍旧使用着在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与“社会形态”同义且在词源学上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社会形式”一词。在写于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的署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稿的七个笔记本的第“I”个笔记本“II.货币章”中论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

③《Mux-Engels-Gesamtausgabe》(《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历史考证版(MEGA2)第四部分第7-10卷。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各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①

在该段之前后加的“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社会形态,又不同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的标题中,便出现了“社会形态”一词。到了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公开地使用了“社会形态”(“Gesellschaftsformation”)这一正式的术语。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简要地表述”了“社会形态”概念所内涵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即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内容和认识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因此,也就阐明了马克思新唯物史观的这一核心概念与“物质生产力与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规律的这一基本原理横断面的不同经济结构和纵断面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两层涵义。其中,社会经济结构是“社会存在决定”的客观产物,历史阶段则是对社会和历史现象的认识方法。

横断面指谓的涵义,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简要地“表述”的: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②

该“序言”中的名句: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③

即是“社会形态”该术语、概念的纵断面的马克思新唯物史观社会发展的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理的“简要地表述”。

社会发展的纵断面,是指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在马克思根据 1847 年 12 月下半月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演说写成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三”中论述过:

“因此,各个人借以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①

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与 1845 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社会形式”一词,都是在 1840—1850 年代的“社会形态”概念、术语出现前形成史时的论述。句中的“生产关系总和”、两处“生产关系的总和”与“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三个排比词,都是后来“社会形态”术语的概念内涵。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此后的原著中的“社会形态”概念,不仅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而是包括“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的整个社会。这就是在“序言”里表述的:

“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②

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内涵构成的“社会形态”,即“序言”中接下来在同一个句段中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和“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的前后两个的“社会形态”。在这两个“社会形态”之间,便是“大体说来,亚细亚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6 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第 487 页;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45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412 页。

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可见，“经济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形态”是两个不同的范畴。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的“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②与《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七处的“经济的社会形态”（“ökonomisc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③）与“社会形态”（“Gesellschaftsformation”）之义，显然亦不相同。来自苏联斯大林的僵化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教条理论化体系的所谓社会形态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即将政治形态、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包括在内的偷换马克思原经济基础范畴的“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传统旧译的“社会经济形态”（“Обществ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формация”）概念之舛，与马克思原著德文原意不符，是不正确观念的讹释。其误导所带来的长期混乱，至今仍见于现行的大学教科书和有关论著，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所出现的所谓“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说及派生而来的所谓“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即是其错乱的变形表现。正如在恩格斯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一样，“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④否则只能损害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妨碍对有关问题综合系统的研究，对其舛误和影响，无论在学理上或研究中，都理应予以矫正和祛魅。

（二）

因此，马克思的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对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⑤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198、210、272、415-416、69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62-643页；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所以,“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着对人类社会阶段发展的“自然史的过程”。

马克思在 1870 年代再次研究了毛勒的日耳曼公社的多卷著作,在 1879 年 10 月—1881 年 2 月,对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摩尔根《古代社会》这两部新著作了重新结构、提炼、升华的两部“摘要”后,在 1881 年 2 月 16 日—3 月 8 日半个多月的期间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四个草稿中,总结和重新表述了 1850 年以来的对印度、日耳曼、斯拉夫等公社各种形式和实质的三十年来不断深入研究的成果,揭示了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天然形成的共同体”的“原始共同体”即氏族公社的原始公社出发,其演化的各种类型取决于“自然形成的”历史起点最初“类型”的“原生结构”的“构造”,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指出其类型学的“历史形态”更迭的机制是其结构的重组,形成原生、次生、再次生类型:

“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①。([初稿])

“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年代的叠复的地层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②([二稿])

“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照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从整体上看,它们是一系列组织,这些组织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③([三稿])

对读“草稿”这三个文本的这三段表述,可见,马克思自 1850 年代一直使用着由地质学引申来的“社会形态”术语。三段引文,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 年历史考证原文版第 2 部分第 25 卷法文原稿重新校订的,将原来根据俄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 1963 年中文第一版第 432 页的“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类型”,重新校订为“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类型”。在这里,将“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67—468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72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76 页。

质的形成”、“历史的形成”，校订为原稿中的“地质的层系构造”、“历史的形态”。其中，“地质的层系构造”中的“层系构造”和“历史形态”中的“形态”，原稿原文均为“formation”，是同一个词，与马克思在 1850 年代初最早使用“社会形态”一词期间的“伦敦笔记”中对约翰斯顿的岩层区划的“层系构造”、“形态”的“formation”为同一个词相一致。

因此，经济结构既“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依次进化”的类型形式，也有不“都是按着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好多种社会结构”变型形式。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奠定了其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基础。这一“社会形态”奠基在经济基础层次的生产力适合生产关系系统一体即生产方式的经济结构基础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体，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①（《资本论》第三卷“三位一体的公式”的“第 48 章的开始。——[弗·恩·]”），马克思就是以此来研究社会的发展的。对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术语、概念，不能违背马克思原著的基本原理而画蛇添足为“社会经济形态”，而置其于历史生成之外，在传统教科书的老框框内搞教条主义的非历史的“原理化”，也不能根据一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旨意，对马克思原著作功利主义地摘取个别字句简单化地进行拼凑，拿来硬联系暂时政治需要，使命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二十世纪末，在社科杂志和学报上，一时所谓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及由此而来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竟成为了“显学”，所出版的有关书籍，算上十几本不为多，发表的专题论文，统计一百多篇还欠少，但是，也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②仅因此，这种“跨越论”的谬误便是很显然的。其理论上的舛误在根源上便是 1897 年波格丹诺夫《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始作俑的、在 1920—1930 年初苏联抛弃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政治背景下、1938 年 9 月的《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第 4 章第 2 节的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定的有违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和理论的削足适履、按图索骥地僵化成“五种社会形态”的模式化影响变形的结果。

所以，对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不能离开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研究，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925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413 页。

来进行低水平的发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产生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得到鞭辟入里的说明,又据此进行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论批判。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初稿中写道:

“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这种形式的所有制,或者像一位美国著作家(这位著作家是不可能具有革命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所说的,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in a superior form)的复活(arvival)’。因此,不应该过分地害怕‘古代’一词。”^{①②}

在这里,马克思将摩尔根的相应句段的原话:“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力的平等,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知识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③继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对该句段加了着重号的“摘要”:“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④又进行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概念和理论的历史实证的论述。这样,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在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中,又以《〈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第二篇”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⑤

①马克思此句中的摩尔根原话,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期经野蛮期到文明期的进步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第552页,马克思据此在现藏阿姆斯特丹的马克思当时的大开本笔记本49页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第9页原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5卷第398页。又见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出版部1964译出的1977年版该书的第556页(该原文在哈佛版的46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9页。

③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5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9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5—476页。

与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生产方式”的“经济的社会形态”^①,对其“自然史的过程”,进行了从 1850 年代末《资本论》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来的经济结构“层系构造”即“形态”(“formation”)的论述。在 1881 年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又论述了“社会形态”“回复论”的“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告终。”^②“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高级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终。”^③这是马克思晚年自《188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哲学——经济学两重论证思辨“复归”论到社会结构历史学结论的原生、次生、再次生三个形态否定之否定辩证“回复”论的“共产主义的幽灵”,是马克思的全人类整体性世界历史本质上一致的而用来研究不同民族、国家、时代、地区传统所有制和政权特征的社会形态学说的理论制高点,并不是什么“五种‘社会形态’”模式的“跨越论”和另搞一套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规范的术语和概念节外生枝地杜撰“社会经济形态”的错舛,导致了基础理论错乱。因此,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恢复马克思社会形态术语、概念和理论的本来面目,就不能从对社会发展研究中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原载《甘肃理论学刊》2002 年第 2 期第 27—31 页,《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者文库·杨木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第 97—106 页,题为:《马克思“社会形态”术语、概念和对“经济的社会形态”舛释辨讹与“社会经济形态”的误译辨正》)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413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63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66 页。

“五种‘社会形态’”说对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误读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实践检验了苏式“马克思主义者”^①对马克思从所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以新唯物史观“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形态”概念混同的舛释之误。恩格斯在1891年7月1日《致康·施密特》中说,马克思生前就舛释他的著作文本原意的做法,曾感叹:

“咳,这些人哪怕是能读懂也好啊!”^②

一、马克思“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的历史生成

马克思以新唯物史观在19世纪中叶,揭开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之谜。

这一产生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本源。马克思新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生成于1888年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追述的马克思“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③之中,新唯物史观原理的逻辑体系的建立,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前提。

马克思于19世纪40年代,在物质不以人的意识而存在的旧唯物主义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81页;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8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4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32、446页;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1、695页。参杨木《恩格斯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昭示》,原载《开发研究》2002年第1期第3—8页,收入《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者文库·杨木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4—9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4页;本文中引的原著引文中的黑体字,是原著文本中原有的。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47、248页;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6页。